

<<补天石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补天石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739171

10位ISBN编号：7540739177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漓江出版社

作者：毕淑敏

页数：31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补天石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《补天石》选入的都是毕淑敏的经典中篇。

《补天石》讲述十五名女兵在昆仑山骑兵队所遭遇的军旅生活，《阿里》是成名作，描写高原师卫生科的女兵们的生活，《伴随你建立功勋》叙述机要员秦帅北的悲怆故事，《北飞北飞》让一只国民党苦心孤诣培养的“鹰”——空军飞行员江唯远去发现、体喙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的廉洁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量，《君子于役》描述某高原留守处麻处长将军夫人妻子当成战备物品一样看待……《补天石》获北京庆祝建国40周年文学作品奖。

她从昆仑山走来，将自己对大自然高度的仰慕与对人的生命的崇敬传达给读者，成为具有独特生命意识的作家。她的“昆仑系列”震撼文坛；她的关于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、爱与生死的作品震撼人心！

因其大开大阖、刚健豪迈的气概及理想主义的人文精神与深刻的现实批判意识，一扫20世纪80年代末文坛开始流行起来的琐碎平庸的文风，被人赞为是“对当代小说的一种拯救”。

## <<补天石>>

### 作者简介

毕淑敏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著名心理咨询师，内科主治医师，北师大文学硕士，心理学博士方向课程结业。

从事医学工作20余年，拯救过很多垂危的生命，帮助无数来访者走出生命低谷，被誉为“文学界的白衣天使”。

毕淑敏是我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，共发表作品400余万字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红处方》、《血玲珑》、《拯救乳房》、《女心理师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女人之约》、《昆仑殇》、《预约死亡》，散文集《婚姻鞋》、《素面朝天》、《保持惊奇》、《提醒幸福》，短篇集《白杨木鼻子》等。

曾获庄重文文学奖，小说月报第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十届百花奖，当代文学奖，陈伯吹文学大奖，北京文学奖，昆仑文学奖，解放军文艺奖，青年文学奖，台湾第十六届“中国时报”文学奖，台湾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三十余次。

<<补天石>>

书籍目录

补天石阿里伴随你建立功勋北飞北飞君子于役送你一条红地毯

## &lt;&lt;补天石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补天石一山不高，还叫什么山！

昆仑山，是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一。

一条蛛丝般纤细的公路，蜿蜒千余里，通往山顶的昆仑骑兵支队。

像古代结绳记事时挽的疙瘩，每隔数百公里，公路旁就有一簇房屋。

那是兵站，供过往的军人住宿。

一辆草绿色的军用高原轿车，从半山腰的兵站开出，隐没在风雪之中。

兵站立刻将车上所载乘客的数目及车子出发的时间，通知给下一座兵站。

这是昆仑山的惯例。

这不仅可以让下一座兵站提前安排好食宿，更重要的是，一旦超过预定时间，车辆仍未抵达，他们就应出去寻找。

山高路险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。

大雪就要封山，已经好多天没有车辆上山了。

真叫人不可思议。

路极险。

平原还只是初秋，上山的路却已冰雕玉琢。

封山是个可怕的字眼。

它意味着昆仑山要同人间分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成为一座漂浮在半空中的独立雪国。

尽管那人世并不怎么美好，正为派性打得一塌糊涂。

开轿车的小个子司机，蜷着身子，裹在毛色污浊的皮大衣里，像一粒久经风霜的蛹，干瘪而结实。

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路面，好像不是开着缠有防滑链的车轮碾过去，而是把积满冰凌的路咽进肚子。

路面银亮银亮，庞大的轿车驶过，竟不留一丝痕迹。

车轮像穿上了溜冰鞋，轻盈地朝四下欢快地滑动着。

司机双臂僵直，顽强地操纵着方向盘。

突然，急转弯处冰雪覆盖下的路基，像饼干一样破碎了，右后轮一个打滑，然后不可遏制地泻落下去。

。

轿车的重心，飞快地向右后方倾斜。

司机本能地将方向盘拧麻花似的向左打去，企图挽狂澜于既倒。

然而，根本来不及了！

墨绿色的车体，像一条活泼泼的大鱼，被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揪得昂起头来，摆出一种常态下绝对做不到的姿势，仄侧着半个身子，朝无边的渊薮坠去……那辆车翻了。

翻车的一瞬，女兵班班长朱端阳回忆起来，实在是妙不可言。

没有恐惧。

恐惧都是旁观的人或当事人事后想象出来的。

翻车之前，轿车已爬行到很高的海拔，缺氧像一床厚重的湿棉被，捂得人透不过气来，哪里还顾得上害怕。

翻车的第一个感觉，是什么人用巨掌将她向车厢外侧扇去。

她想：这样脑袋不是要撞上玻璃了？

那该是很疼的吧？

幸好，车窗也向外侧倒下去，永远同她保持着最初的距离。

其后的事情，朱端阳便记不清了：车厢里凡是没有固定的水壶、背包、汽油桶，在空中飞舞起来，随着车体迅速旋转。

窗玻璃外忽是蓝得虚伪的天，忽是银亮的冰峰扑面而来，尖锐得要刺瞎你的双眼，那无穷无尽的白色，仿佛车不是在空中翻腾，而是在无底的雪国里航行……哗啦一声，玻璃撞在凸起的岩石上，粉碎成一把碎屑，弹片一样强有力地散开，深深楔进棉军衣、皮大衣、人的皮肤或是任何一样它碰上的物体。

。

## &lt;&lt;补天石&gt;&gt;

殷殷的血珠喷溅开来，留下奇形怪状的血迹。

坠落中的车厢，是一个空洞的音箱。

粗大的防滑链与岩石相撞，发出钢铁样铿然的响声。

凹凸不平的车顶与雪地相触，像巨大的鼓面忽然作响。

呼啸的山风擦着窗玻璃尖锐的裂口，发出哨子一样的啸叫，随着翻滚变换着韵调，像一支呜咽的笛。

朱端阳的脑子一片空白，直到这时，她才意识到巨大的灾难降临了。

来不及思考，也无法采取任何自救或他救的措施。

唯一能做到的，把身体蜷得紧紧的，两手死死握住能抓到的任何一样东西，把脑袋缩进肩膀……没有人知道司机采取过什么措施。

司机已经死了，死在方向盘和他的座椅之中，紧抵的方向盘，戳穿了他的胸。

但他的脚，紧紧地踩在油门之上，也许他曾为挽救汽车，做过最后殊死的努力。

也许，这完全是天意。

在无数次翻车事故中，能落个全尸，便是极大的造化了。

假如尸身坠入人力所无法企及的深渊，就只有永远地留在那里，慢慢风化，成为山的一部分了。

这一次翻车，应该感谢山势的极其陡险。

唯有昆仑山，才有这种壁立千仞的悬崖。

高原轿车从空中翻下，不知翻了几个跟头，竟然鬼使神差地落到了下面的公路之上。

濒死的司机，不知是无意识的悸动，还是最后的责任感，踩动了油门。

这辆已如同坟墓的轿车，犹如一头被从空中扔下的兔子，四脚着地后，疯狂地跛着脚向前……直到被坚硬的岩石挡住去路。

死一般地寂静。

好像全车的人都死了。

山风撕裂着人们的耳鼓，各处的伤口，在短暂的麻木之后，火烧般地疼痛，像蜂刺一样蜇醒了活着的人。

朱端阳困难地从破损的车窗爬出来。

门被撞得变了形，打不开了。

手又被玻璃碴割破了，但只流了一点血，就停住了。

严寒，是最好的止血剂。

冰冷的空气，迅速地使她清醒了。

身上到处血迹斑斑，弄不清是自己的血，还是别人的血。

朱端阳拼命活动自己的四肢，揉搓自己的耳朵鼻子，以证明它们是否还在。

还好，都在。

而且渐渐感到疼痛，这说明功能正常。

她才有机会打量一下四周：冰峰雪岭一如既往，无动于衷地注视着幸存者。

唯有漂亮的高原轿车，变得叫人认不出来了，大片油漆被磕去，露出内层的铁锈红钢板，车像一只经过伪装的红绿相间的怪物。

车前大灯可怕地凹陷进去，却还闪闪发光，像死不瞑目的眼睛。

前挡风玻璃被撞得粉碎，这是一种特制的玻璃，虽破碎却并不掉下碴子，像密集的冰凌聚在一起。

中心偏左处，有几团艳红的血污，那是司机被方向盘挤压呕出的。

朱端阳感到刻骨铭心的恐惧。

她刚从生与死的交界线上走回来。

假如翻车时她被甩了出去，假如她被车厢内的重物撞得醒不过来，假如飞溅的玻璃进进她的眼珠，假如她的胳膊和腿在某一特定角度上像麻秆一样被折断……那这个世界上，就再没有此时此刻的朱端阳了！

在广袤的冰雪世界里，这个面目清秀、身材瘦小的女孩子，显得那样单薄渺小。

朱端阳想起了妈妈，想起了遥远而温暖的家。

旷野中响起一种奇怪的声音。

## &lt;&lt;补天石&gt;&gt;

它清脆得像玻璃折断，刺得人一阵阵心痛。

这是朱端阳在哭。

大声地毫无顾忌地痛哭，也很有韵致，恍惚听来，竟很像是放浪的笑。

幸存的女孩子们，抱成一团哭起来。

她们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女兵。

周围山谷发出轰轰的回响。

十几岁女孩子的眼泪，是一种奇怪的东西，所有的怯懦畏缩以至恐惧，都能溶解在那咸而苦的液体中，随着痛彻肺腑的哭泣，汇进昆仑山永恒的冰雪之中。

车上的男人们，默默地注视着同他们一起经历了死亡地狱的女孩子们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
他们是搭车的，多是因故探亲超假或是刚出院的战士。

女兵们陆续地停止了哭泣，聚光灯一样，把目光指向她们的班长。

噢！

我还是班长呢！

朱端阳悚然一惊，这才意识到自己肩上非同小可的责任。

她们是昆仑山上第一批女兵！

朱端阳揉揉因哭泣而酸痛的眼睛，脸上被泪水洗过，紧绷绷地难受。

她要对她的战友们说点什么。

突然的变故，她必须行使自己的指挥权——她是这辆车上的建制班班长！

只是，该说点什么呢？

有人伤亡，到处都是血。

女孩子们学的是卫生员，战场救护，四大技术，平日背得呱呱叫，此时却完全呆若木鸡，不知该干什么好。

倒是几个老兵见过世面，依次触摸着几个不见变换姿势的人体的口鼻。

凡有口气的，拖出来，进行一点简单的救护。

那始终僵卧不动的，只得让他们继续趴在那儿。

活人都顾不上了，死难者就只好委屈些了。

这是朱端阳第一次看到死人。

她却并不怎样害怕，或者说，最害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。

她觉得死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刚才还好好的同志，怎么就能一下子死了？

她不相信，拼命摇着一位女伴的头。

女伴大概是受了致命的内伤，脸上很干净，甚至体温还在，只是摸上去稍冷一点。

她们一个班的女兵，本来是个完整的集体。

现在，未到山顶，就永远地失去了一个……应该说，威严的昆仑山，这一次是格外的慈悲了。

高原轿车在坠落过程中，没有摔得粹身碎骨，没有汽油外漏引起大火，真是极大的幸运。

车上的乘客，除了在翻滚的过程中，碰伤磕伤，少数几个人死亡外，大多数只是皮肉受损，实在是大不幸之中的大幸了！

幸存的人们，该终生感谢昆仑山。

最初的忙乱过去了，人们逐渐安静下来，下一个兵站的同志久候不到，会出来找他们的。

残破的车厢尚可御寒，车内的干粮还在，至于水，更好办，漫山都是冰雪……朱端阳木然地站起身。

有人死了，但她还活着。

她们还上不上山了？

看看长眠的战友，假如她们这些幸存者终于成为不了“第一批”。

那这牺牲，不是毫无意义了吗？

最主要的是，军区领导下达的是让她们尽快赶到山上的命令，而绝不曾叫她们私自撤回！

世上有什么东西比战士的天职更重要！

最初的迟疑和恐惧退潮了，一种近乎悲壮的情绪，笼罩着这个小小的女兵班班长。

女孩子们沉默着，等待着。

<<补天石>>

远处的山是昆仑山的主峰，那是骑兵支队司令部所在地。

暮色苍茫之中，那山俯视着她们，像威严的长者。

她们才到半山，离那儿还远着呢！

然而，也唯有在半山，她们才知道昆仑山是多么高远，才知道她们已经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道路。

只能向前，不能退后！

女孩子们信任地望着她们的小班长，准备服从她的指挥。

危难之中，有时不在于谁说什么，只要有人站出来，大家就会听他的。

“咱们坐兵站的车，继续上山。

”朱端阳的声音并不大，但每一个活着的女孩子都听清了。



## <<补天石>>

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即使做了小说，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，普度众生的宏愿，苦口婆心的耐性，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

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，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、文学、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。

——著名作家 王蒙她的小说携带着高原的严寒，青春的沉重，生命的厚实以及对死亡的冷静，足以震撼每一个人的灵魂，而冷静理智的叙述，而冷静理智的叙述，使她的作品具有一种罕见的磅礴大气。

——著名作家 柴福善

## <<补天石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补天石》是毕淑敏文集之一。  
即使做了小说，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，普度众生的鸿愿，苦口婆心的耐性，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。  
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，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、文学、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。  
——著名作家王蒙……所以就更显得毕淑敏的正常、善意、祥和、冷静乃至循规蹈矩的难能可贵。  
即使她写了像《昆仑殇》这样严峻的、撼人心魄的事件，她仍然保持着对于每一个当事人与责任者的善意与公平。  
——著名作家柴福善

<<补天石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